

CHIN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中国经济史评论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

2017年第2期
(总第6期)

主 编 / 魏明孔 戴建兵
执行主编 / 隋福民

科学文献出版社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经济史学会刊

中国经济史评论

2017年第2期
(总第6期)

CHIN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主 编 / 魏明孔
执行主编 / 隋福民

戴建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史评论. 2017年. 第2期: 总第6期 / 魏明孔, 戴建兵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1-1932-0

I. ①中… II. ①魏… ②戴… III. ①中国经济史-文集 IV. ①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469号

中国经济史评论 2017年第2期(总第6期)

主 编 / 魏明孔 戴建兵

执行主编 / 隋福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 丽 陈凤玲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孙连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010)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6千字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1932-0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办：中国经济史学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目 录

纪念文章专栏

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理解与实践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学方法论

..... 陈支平 / 3

怀念吴老

——我心中的大师 许 檀 / 6

一锄明月满园花

——《吴承明全集》序言 叶 坦 / 9

甘为孺子牛，唯愿花千簇

——回忆汪敬虞先生对我“创新”的海导和鼓励 马俊亚 / 31

道德学问皆高：前辈学者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情结 张忠民 / 3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加强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 邹进文 / 41

史无定法和中心线索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魏 众 / 43

同与异：两位大师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高超群 / 48

吴老、汪公学术研究精神 兰日旭 / 51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常明明 / 54

坚守先贤学术道路，拓新企业史学研究 熊金武 / 56

专题论文

“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考 陆德富 / 61

秦汉人头税再辨析 朱德贵 / 73

明末的财政管理

——以户部清吏司的职掌为中心 时 坚 / 99

浅析孔祥熙 1928 ~ 1930 年任工商部长期间的施政纲领及实践

..... 凌 霄 / 120

制度与经济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县地区海洋渔业管理体系的建立与

渔区变革（1949 ~ 1953） 戚昱明 / 140

综述与述评

危机深重：张嘉璈战后财政金融实践活动述评 王 丽 / 173

吴承明著述目录 余清良 / 191

附录 学界介绍、纪念及追忆吴承明生平与学术的文章 220

稿 约 226

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理解与实践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学方法论

陈支平*

吴承明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树是多方面的，然而我们迄今对吴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理解和实践，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现举两个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吴承明先生一贯主张，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应该是多视野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他的那篇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①中多次提到：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将随着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例如，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的出现，就给历史唯物主义增加了内容，宇宙大爆炸理论和物质自组织理论必然影响我们对时间与空间、必然与偶然的看法。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指导我们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它本身也是发展的。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基础问题，吴先生也多次告诫我们：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同时，经济不是自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画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吴承明先生强调：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我们研究经济史，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等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

* 陈支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收录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45~81页。

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未必;长期曲线是各领域平行于经济,而阶段历史却未必。实际上,这也是辩证法。^①

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大都会赞同吴承明先生的这种观点,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则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就我个人的理解,吴承明先生之所以提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将随着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命题,他的主旨在于期望我们应当在科学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对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对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上,要勇于打破成规、勇于创新。

然而我们在实践这种理论和方法论的时候,却往往忽视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理论精髓,陷入墨守成规甚至一成不变的思维怪圈之中,甚至还有少部分人以自己的昏昏之道,指责那些勇于打破成规、勇于创新的学术探索者。这就完全违背了吴承明先生所期望的:“我们在研究中,要用发展的观点、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要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来考察历史因素;要用对立统一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来处理问题;等等。”^②

第二,由于个人学历涵养所限,我们固然无法完全做到如吴承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历史唯物主义、史料学和考据学、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史方法、系统论方法、社会学方法等这些领域都进行深入的探索,但是如果在自己一些比较熟悉的领域内,理解和实践吴承明先生的这种理论与方法论,还是有许多可以尝试的地方。比如,这些年来我花费了不少精力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闽台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就深深体会到吴承明先生关于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精到之处。他说:“经济的发展不仅决定于自然条件,政治、社会、文化习俗都有作用。”^③

在研究闽台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时候,我深切地认识到,这一区域内的乡族组织、乡族观念,以及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等,对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

① 参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55~56页。

②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55页。

③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69页。

其所起到的影响力，往往是超乎人们的正常想象的。换言之，诸如社会观念、精神信仰等所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构件，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反作用，有时并不亚于经济基础本身对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

这种情况反映到国内的许多地区，同样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例如，我们在研究明清时期商人集团和市场经济的时候，对于有些地区会出现财力雄厚、影响力深远的地方商帮，有的地方则始终未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大多困惑不解。许多学者也试图对于其中的成因进行分析，但是不同地域分析出来的成因，却往往有诸多的雷同，难以有说服力地解释这种不平衡状态产生的真正原因。以我个人的经验来思考，也许我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吴承明先生所告诫的，较少关注到区域的文化构成等因素。

在我和陈春声主编的《中国通史教程》中对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和闽广商人有这样的描述。明清时期，徽州在商品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后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处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当地人把敦风睦俗作为传统伦常，经常在地方志、家谱中进行表彰，老百姓多能从中受惠，社会秩序也往往得以维持。在福建沿海和两广地区，这种现象也较明显。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神灵崇拜非常盛行。家族、乡族和异姓联宗组织各自树立起自己的神灵，即使是同一神灵下的民众也经常出现分化现象，都力图争得正统地位，有时甚至不惜械斗相向。在这些社会组织内部，神灵崇拜多包含强烈的功利目的，如祈求粮食丰收，求治病，求村落平安，求财富与求子孙繁衍，等等。面对海洋的生存环境，当地还形成了诸多与海洋相关的社会风尚。在台湾地区，移民起初以信仰本籍神祇寄托思乡之情，其后他们又创新的神灵，旨在消除人们对海洋生存环境的畏惧，从而形成了台湾社会神灵庞杂、信仰多元的特色。^①

我们今天重温吴承明先生“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理论与方法论精髓，不能不感叹吴承明先生在探索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时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感悟到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入理解与实践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① 陈支平、陈春声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3卷，“元明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283页。

怀念吴老

——我心中的大师

许 檀*

我心中的吴老，除了他的学术贡献、大师地位之外，更为难忘的是他的为人——平易、宽容，时时处处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 吴老为我拍摄的照片

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一张以晋祠周柏为背景的照片。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吴老亲自为我拍摄的，而且当年吴老已是81岁的高龄。

那是1997年10月，我们去山西大学参加商业史的会议，因为到得早，有半天空闲时间，所以去参观晋祠。

当年相机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我是比较喜欢拍照的，无论到哪里开会或参观都会带着相机，拍很多照片作为历史记录，大部分是风景、建筑以及碑刻，也为别人拍照留影。在我给别人拍照之后，很少有人会问一句：“要不要给你拍一张？”但是吴老想到了，他说：“你一直在为大家拍，自己却没有留影，我来给你拍一张吧。”但是吴老已经80多了，我赶紧推托说：“不用，不用了。”可吴老执意要为我拍，而且很注意取景，为了能把周柏取得更全一点，吴老一直在往后倒退，最后甚至蹲下身子——当时我很紧张，生怕吴老会摔倒。

回京以后把照片洗出来，我在背面写下了两行小字：“晋祠内之周柏，蒙吴老摄于97年10月19日。”

* 许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

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近些年还常常会和学生提起。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为别人着想，包括我自己带学生出去考察，也很少有学生想到为老师拍张工作照。而吴老身为学界泰斗，却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关心照顾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二 吴老对我的提携和教诲

我不是吴老的学生，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却亲身感受到了吴老的恩泽。

1982年刚进入经济研究所时，我属于“文革”阴影很重的人，不太敢与别人交流，更不敢贸然向吴老请教。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我后来与吴老的学术交往，始于我的农村集市的观点与吴老相左。其实，当时我的理论水平很差，也完全没有想过要挑战权威，是在一次会议上被《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编辑提醒，才发现自己的观点确实与吴老不同。为此，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惴惴不安，更不敢与吴老接近了。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吴老在不同的场合介绍和称赞我的集市研究，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后来我承担“中国传统市场研究”和“商业城市研究”等国家项目，都曾去向吴老请教，吴老每次都很认真地给我介绍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鼓励我做出自己的特色。我能够专注于传统市场研究30年，并尽绵薄之力，如果没有吴老的宽容、提携和鼓励，我想是不大可能的。

吴老还曾建议我学一点计量分析，并借给我一本《计量经济学》的书。十分惭愧的是，因为数学基础太差我始终没能学会。不过我一直关注计量研究的进展，如果自己的学生中凡有数学基础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做计量分析、粮价研究，并要求他们将数据分析和史料分析、商道考察相结合。

借此机会，我还想感谢经济研究所，感谢经济史研究室，感谢方行先生，还有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江泰新等古代经济史组的老一辈学者。

我是本科毕业进入经济所的，我的全部科研能力都是在经济所学到的。正是这些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使我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紧

跟学术前沿，如何构建自己的体系……我始终十分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研究所的那种学术氛围——可以充分开展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

我是 2000 年离开经济所到南开大学任教的，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了 18 年。

当年我离开经济所，是希望有一个讲台，把我在经济所学到的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也包括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带到教学第一线，宣传和光大。在教学中，我既介绍他们的学术贡献，也会讲他们的人格魅力，希望能把老一代学者的学术和人品都传下去，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一锄明月满园花

——《吴承明全集》序言

叶 坦*

今年是吴承明先生的百年华诞，恰值先生全集出版。先生后人邀我将拙文作为全集的序言，深感荣幸。“一锄明月种梅花”是1946年3月吴先生与洪达琳女士结婚时，其父赠牙章一枚之镌文。1973年离开“五七干校”后，他检抄旧稿，以此名篇，为《一锄集》。我们知道，梅花具有独特的神韵与风姿，冰清玉洁，疏影横斜。植梅，有陶情励志或归隐避俗等寓意，苏州怡园的“锄月轩”，即是取自宋人刘翰“自锄明月种梅花”诗意，元、明亦有这样的诗句，而“一锄”或许更加强调专心致志、一心耕耘。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先生当年在学术园地辛勤锄种的颗颗花粒，如今已是繁花满园硕果累累。

在中国经济史学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颗睿智思想明珠。他的一生曲折坎坷而光耀璀璨，他的学术博大精深引航导向，他的理论方法、治史观念及其科研成就，不仅凝聚成高山仰止的巍峨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接受、汲取和传播。从繁花硕果追溯耕耘艰辛，他学问人生的跋涉行迹，能够引导我们透视中国经济史学世纪发展的一个缩影。

吴承明（1917~2011）先生，祖籍河北滦县。考其曾祖一辈自幼“好学不倦，十三岁应童子试，即以第一名冠军”。曾任清廷内阁侍读，“博洽

* 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能文，熟于掌故”，曾纪泽出使欧洲奏调其为使馆参赞，为之婉谢；而益发“研讨经世之学”，并与同文馆西学教习有交往。“知铁路为强国之具”，遂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得李鸿章力赞却始终未果。后外放浙江任多处地方官，“敦风化、创学校，以开民智”，其为官刚正清廉政绩卓著，“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反贪腐“守正不阿”，被后人写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曾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然忧国之心，老而弥笃”；用“思寡过”名书斋，“以清白遗子孙”，米寿而终。先生的祖父吴鸿逵（字用宜）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吴大业（字扶青），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该校1895年创建，系天津大学前身。其法科1917年并入北京大学，而北大的工科移到北洋大学），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其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即欧战后从战败国德国收回青岛相关主权和胶济铁路的权益）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两度出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先生之母李翔青女士，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摇篮——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高寿九十有四。

先生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之家风，1923~1940年，读小学，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校，历工、理、经、史四科。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先生立志“工业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两年所学均为实用课程，他感到当以“科学救国”，于是1934年再度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进而他认识到“经济救国”更现实，学习经济最能振国济世，便转入经济系。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予其直接影响；而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均属必修，这对他日后的留洋学习非常有利。他还选读了杨树达、雷海宗等名师的文史课程，并参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1935年（即其18岁时）就在进步刊物《东方既白》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进而，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急，先生满怀报国热情，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他被选为大队长，夏天被迫离开清华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他选修了孟森、郑天挺、

钱穆等史学大家的课，也坚守着“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并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七七事变”后，先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阙，饮恨建康桥”的诗句^①，记述那段艰苦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隋唐史）、姚丛吾（史学方法）、刘文典（古典文学）、赵迺抃（经济思想史）等名家教诲；还加入西南联大话剧团，参演闻一多为舞美、曹禺任导演的剧目，并到工厂农村演出宣传抗战。西南联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继而写出毕业论文《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他感慨后来专门研究经济史，却从未念过一门经济史的课。1940年夏毕业，他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还发表过一些研究战时生产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

1943年冬，先生历尽艰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进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时在战中，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哥大则还保留着克拉克（J. B. Clark）之遗风，其子小克拉克（J. M. Clark）主持哥大讲坛。先生在选修其经济学课外，还选了查普曼（T. Chapman）的银行学、多德（D. L. Dodd）的金融市场等课程；管理学方面选有工业管理、营销学等。1945年，他的《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颇受好评，修改后通过，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马（B-Σ-Γ）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此奖要求获奖人课业优秀，必须五门成绩全部是“A”。先生的导师贝克哈特（B. H. Beckhart）不仅是名学者，也是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同学派并存的环境，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他还注意观察各学派演变发展轨迹，蕴积成开放宽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其《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学位论文顺利通过，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无

① 诗句出自《春望》，载先生惠赐之《濯足偶谈》1992年第1版。《濯足偶谈》已印3版，先生临终前还在补订，准备出第4版，却成水憾！

② 先生当时较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论当前生产政策》《论大小生产——再论当前生产政策》，载《时事新报》1942年4月12日、6月8日；《产业资金问题之检讨》《理想利率》，载《金融知识》1942年第2卷第5期、1944年第3卷第2期。